

吴小如戏曲随笔续集

WO XIAO RU ZHU

● 吴小如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 娜

封面题字：吴小如

装帧设计：刘莅舒



ISBN 7-80696-208-5



9 787806 962084 >

ISBN 7-80696-208-5

J·203 定价：13.50元

戲曲(910)目録編查字圖

辭古事天：事天一 著吳小如 彙編學戲曲戲小吳

2002. 7 出版

吳小如 戲曲隨筆續集

XIQU SUI BIXUJI

吳小

1. 1851. 5 - 23

中國戲曲出版社(5002)字號圖書字(5002)第038403號

吳小如/著

吳小如戲曲學彙編

吳小如

書及戲人選

戲曲辭目出版

(12000) 戲曲 辭目

戲曲辭目 戲曲

戲曲辭目 戲曲

戲曲辭目 戲曲

戲曲辭目 戲曲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小如戏曲随笔续集/吴小如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5

ISBN 7-80696-208-5

I. 吴... II. 吴... III. 京剧—艺术评论—文集

IV. J82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403 号

吴小如戏曲随笔续集

吴小如/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84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80696-208-5

定 价:13.50 元





自序

这两本拙著分别收入了以下各部分：第一本收入《台下人语》和《台下人新语》；第二本收入《菊坛知见录》、《津门乱弹录》、《看戏温知录》、《唱片琐谈》及《戏迷闲话》等。其中《台下人语》已是第三次重印，其他内容也都是印第二回了。这些文字，都曾收入《吴小如戏曲文录》。我并不想一味“炒冷饭”，只是它们侥幸还有读者。出于“上帝”们的要求，又承天津古籍出版社厚爱，这才鼓起勇气让它们再次与读者见面。盖《台下人语》初印本距今已超过二十年；就连《戏曲文录》问世至今，也有十年了。这本拙著，在欧洲、北美、日本和东南亚诸国，都有读者；其中有侨胞，也有国际友人。有的外国朋友还征求过我的意见，把书中某些文章译成外文。这虽近于“不虞之誉”，但也足以说明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还不是空谈泛论，不属于泡沫或垃圾。而至今还时有读者向我索书，并询问到何处可以购买。我因原书早已售缺，愧无以应，这才考虑到化整为零，把它们分为两册，重新付梓。这既可以使出版社不致亏本太多；而读者也无妨各取所需，减少点经济负担；我本人对读者庶几也略减愧疚。这实是由衷之言，绝非虚晃一枪的客套话。

这里须郑重说明并有必要向业内人士提醒的是，在《戏曲文录》出版以来的十年中，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给我的信息，获悉拙著的读者青年人占相当大的比重。有的青年戏迷还辗转给我写信，把我当成知心朋友。我收到过自黑龙江的黑河、四川的雅安和新



目录

MU LU

菊坛知见录

我与京剧的因缘(代序)	3
童年看堂会戏摭忆	4
魏莲芳演荀派戏	5
介于票友和演员之间的吕正一	6
雷喜福的全部《雪艳娘》	7
南北派演出戏路不同	9
京剧演出今昔不同	10
“十三噫”和“满江红”	11
余叔岩的《沙桥饯别》	12
也谈由老旦应工的《沙桥饯别》	13
余派戏的小唱段	14
余派戏台词的特点	16
也谈《二进宫》的唱词	18
“喜的是”及其他	19
言菊朋的念白和做工	20
第一次看反串戏	21
应载入京剧史册的反串戏	23
反串《大八蜡庙》	24
再谈《八蜡庙》	25
三谈《八蜡庙》	26

金少山二三事	27
王瑶卿的嫡派传人	28
程砚秋谦德可风	31
四大名旦个人本戏及其编剧人	32
关于《福寿镜》	34
程砚秋的喜剧	35
三看程砚秋《青霜剑》	36
三看程砚秋《红拂传》	38
《文姬归汉》及其他	41
两看程砚秋《春闺梦》	44
程砚秋的《骂殿》及其音响资料	46
程砚秋的《起解》、《会审》及其音响资料	49
杨小楼的《野猪林》及其他	51
《战冀州》的马超究竟该怎样演?	53
回忆杨小楼的《五人义》	55
杨小楼的戏德和迷信	56
与童芷苓谈“让台”	58
日本女硕士谈京剧改词	59
与周万明先生谈“圣旨”	60
封箱戏与“吉祥新戏”	60
关于“合作戏”	62
《马连良五事》摭遗	63
继承荀派艺术要力求全面	65
荀派戏的必修课	66
《武松打虎》·巧克力	67
赵云耍大刀	68
濒于失传的两套铜法	69
关于《金钱豹》	70

与翁思再书谈唱词今昔之异	72
要编纂、整理戏剧演出史	
——《菊坛知见录》结束语	73

津门乱弹录

听唱片、看戏和学戏(代序)	79
跳加官与开锣戏	80
好戏不一定列“大轴”	81
“名角”不一定挂头牌	83
名演员与上座率	84
在天津看侯喜瑞的戏	85
侯喜瑞晚年二三事	86
京剧净行女演员	88
韩世昌的“三梦”	89
韩世昌的《思凡》	91
王益友的《林冲夜奔》	92
回忆白鸿林	93
回忆郝振基	94
回忆陶显庭	96
侯益隆·侯玉山·侯永奎	97
宋德珠在天津	98
关于《取洛阳》	100
关于《两将军》	101
天津票界的小生	102
南开瑞廷礼堂演出的两场京戏	104
1956年的一场京剧晚会	105
天华景戏院的连台《西游记》	106
天津京剧观众的威力	107

55	我写《乱弹录》的态度	108
----	------------	-----

看戏温知录

	王金璐的《长坂坡》	113
	《长坂坡》的抓帔	114
95	童芷苓的《宇宙锋》	115
102	王吟秋的《红拂传》	115
118	陈永玲等的《翠屏山》	116
128	我所见过的几次《翠屏山》	117
144	关于《坐楼杀惜》(一)	118
228	关于《坐楼杀惜》(二)	119
308	关于《坐楼杀惜》(三)	120
388	关于《坐楼杀惜》(四)	121
498	关于《坐楼杀惜》(五)	122
119	看荀派传人纪念演出	123
509	喜看北苑秀南枝	124
80	从《思凡》想到沈世华	125
140	北昆的《古城会》	127
302	昆曲的武戏	128
70	看王立军的戏	130
80	刘备摔孩子不是过场戏	131
101	武大郎演拳和亮靴底	132
1101	看晋剧《走山》	132
501	张春华令人叹服	134
101	看王金璐的《走麦城》	135
201	名师出高徒 人才要爱护	136
101	对叶金援的几点希望	137
101	附:给叶盛长同志的公开信	138

充满辩证法的《古城会》·····	140
------------------	-----

唱片琐谈

关于京剧老唱片·····	145
谭鑫培佚文及其他·····	148
未公开出版的戏曲唱片·····	149
旧唱片报节目及报节目人·····	150
唱片中的无名配演者·····	151
“小小余三胜”的唱片·····	153
“孙菊仙”唱片及其他·····	154
附：朱复致吴小如先生公开信·····	155
物克多唱片多冒牌货·····	155
唱片的版本学·····	157
唱片的校勘学·····	158
罗亮生先生遗作《戏曲唱片史话》订补·····	160

戏迷闲话

三十年代的北京戏院·····	199
买票看戏·····	202
戏单和喝茶·····	205
收听实况转播和业余清唱比赛·····	208
看票友的戏·····	211
余叔岩晚年演出徵实·····	214
名媛演戏·····	217
我演过三次戏·····	220
搜求唱片·····	223
“闲话”也要实事求是 ——《戏迷闲话》的结束语·····	226

菊坛知见录

吴小如戏曲随笔续集



蘇軾詩集

吳小棧藏曲韻學叢書

蘇軾詩集
PDG



我与京戏的因缘(代序)

我1922年生于哈尔滨。从1925年开始接触京戏,主要是通过听唱片。那一年舍弟出生,先祖母和先母不遑照看我,便给我一架老式留声机和一堆百代钻针唱片,任我摆弄。从此我一天到晚翻来覆去靠听唱片消磨岁月,直到上小学为止。从唱片中我听到谭鑫培、刘鸿声、龚云甫、路玉珊(三宝)、朱素云等人的声音。这就养成我后来爱京戏和收藏唱片的嗜好。

1926年侍先母到天津,曾看过几次堂会戏,这使我知道了孙菊仙、陈德霖、王凤卿等人的名字。1927年又侍先母回南京,有一天在外祖父屋里听一个人清唱,后来才知道他是名武生盖叫天。外祖父告诉我,他唱的是汪派《文昭关》。而当时我一个舅舅却整天照着余叔岩的唱片哼《法场换子》。这两次旅行一共不足一年,所以我的童年主要是在哈尔滨度过的。

哈尔滨繁华地区有道里和道外两处。道外有大舞台、新舞台和华乐舞台,我在这几处看过高百岁、小宝义(即曹宝义)、曹艺斌(即小小宝义)、赵松樵和赵小楼等人的戏,间或也看到“京角儿”短期演出,计有魏莲芳、吕正一、雷喜福等。后来道里开了一家新明戏院,我在那儿看过白玉昆、程永龙等人的戏。1931年程砚秋曾到哈尔滨,在道里一家俄式旅馆的礼堂演出七天,我看了三场。但最经常去看戏的地方是东铁俱乐部。那里主要由铁路职工及家属业余演出,每周逢三、六共彩排两次,星期三为小排,唱三四出戏;星期六为大排,唱五六出戏。我看戏的经验都是在那儿积累的。

1932年我随全家迁居北京,有了经常看戏的机会。到1964年北京举行全国现代戏会演为止,我看戏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自四十年代初,我正式寻师访友学唱整出的老生戏,至1967年因再度关进“牛棚”而中辍,算来亦近三十年。很早以前,华粹深教授就



劝我写这方面的回忆录,我没有写。粹老比我长十三岁,对菊坛见闻远比我广博。不幸于1981年病逝,人琴俱亡。我因大病之后,精力日衰,倘不再把见闻中略有价值的东西记下来,迟早也就随我进了火葬场。一个剧种所以能生存发展,主要靠演员和剧目。不了解剧种的演出史,所谓科研也就架空。与其任它“灰飞烟灭”,毋宁过而存之。但所写务求翔实,力戒虚夸,有错必纠。篇幅虽短,却非捧场文字,褒贬取舍,愿略存“良史”遗风。知我罪我,惟俟来哲。

1982年7月在北京写记

童年看堂会戏摭忆

这里所谈的两件事,全是我的亲身经历;然而若干年后却由于先母的提示,才留下明确的印象。

1926年随先母居天津数月。有一次某宅有堂会戏,先母携我前往。同行者有先姑母及她的子女等(即我的表哥表姐们,今尚有健在者)。当时堂会戏例从午饭后开锣,午夜始散,中间开晚饭时戏亦不停。大抵不受欢迎的演员和剧目,多排在晚饭时演出。我彼时虽在童稚之年,却已爱戏入迷,家长去吃饭,我仍独自伫立台口,手扳台栏,踮起双脚,目不转睛地望着台上。这时正由陈德霖和王凤卿合演《骂殿》,古调独弹,座客零落。我到台前时正值赵德昭金殿自尽,于是贺后携赵德芳急急风上场。记得陈德霖扮演的贺后,右手携赵德芳,左手以袖遮面,倒退着身子出台。至台口甩水袖叫板,才面向观众。我主观上以为出场的既是“小媳妇”,一定很漂亮,不想看到的却是一张老得往下落干粉屑的大方脸,而且满脸皱纹;当时陈老夫子正在进入角色,露出悲愤表情,更使我心惊胆战。我不禁“哇”地一声,哭着跑到筵席上找母亲去了。

入夜以后,先母把我拢在怀中看一场据说是难得的好戏:老乡



亲孙菊仙的戏《四进士》(孙扮宋士杰)。演至醉打丁旦时,丁下场后,孙老竟摘下髯口,当场发表演说。当时妇女服装已渐趋时,虽仍以裙袄为主,青年女子间亦有着旗袍者。而总的趋势却是不论长袍短袄,袖子都逐渐短了起来。其实所谓“短”,不过在腕之上、肘之下,微露小臂而已。这天因是堂会,座上时装妇女较多,孙老演说的内容正是针对此事大发议论。记得他有“露着半截胳膊,成个嘛(去声)样子”云云的话,弄得女客们啼笑皆非。因思京剧演员登台演出,凡穿着带有水袖的服装,照例不许把水袖捋到手腕以上。即如《一捧雪》莫诚举臂以指数更鼓时,也应用左手紧绾住右腕上的袖口,不许裸臂。而近年来在京剧舞台上,不论生旦净丑,往往高捋双袖,不仅臂腕毕露,甚至有人扮演红娘,几乎把衣袖直褪至两肘以上,满台玉臂横挥。此或风气使然,连唐代女性也摩登起来了。如使孙老见之,不知当作何感想?

魏莲芳演荀派戏

自1929年至1932年,是我少年时代在哈尔滨看戏最多的时期。其中有三次看的是“京角儿”即魏莲芳、吕正一和雷喜福各一次。这里先谈魏莲芳。

魏莲芳是梅兰芳的入室弟子,今犹健在,居沪上授徒传艺。1982年春,梅葆玖赴港演出,过沪曾请魏说戏。盖魏自为“童伶”时即傍梅先生演出,耳濡目染,更承亲炙,受益自多。当年梅先生即聘王幼卿与魏二人为葆玖启蒙,足见魏造诣不凡。我自入关后久居京津两地,看魏演戏亦不为少,但基本上是给别人配戏。而他在1930年赴哈尔滨演出,则由其本人挑大梁,当是他崭露头角之时。而我所看的一次,却是后来被称为荀派保留剧目之一的《荀灌娘》(此实应算做王瑶卿的戏,最早并不仅由荀慧生独演)。作为梅派传人之一的魏莲芳,在其早年竟演过这出梅兰芳从来不演的戏,



这在京剧演出史上也该算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了。

魏莲芳扮演的荀灌娘，我已印象不深，不过却为后来看荀慧生此戏打下基础，使我对荀派艺术易于领略。魏此戏反串小生唱工似不很突出，但武工根柢不弱，突围起打身手颇矫健。改装前与其兄调侃及重换女装后与周抚相见时的神情，娇羞中带英俊，给人以熨帖之感。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与魏同台演出的武生赵小楼（赵燕侠之父）。他这一晚在前场演一武戏（不是《恶虎村》就是《铁公鸡》）很过瘾；后面加演《荀灌娘》中的周抚，趟马会阵诸场都俨然有大将风度，却又多少带点稚气，与我所见赵经常上演的《二本走麦城》的吕蒙（此戏重扑跌，赵演来很精彩）和《枪挑小梁王》的岳飞（此戏有点武戏文唱的味道）等南派武戏人物风格迥异。因此在我几十年来看戏的经历中，对赵小楼的艺术一直是感到满意的。

魏莲芳后来搭过杨小楼、马连良、王玉蓉等人所组的班子，以演糜夫人（《长坂坡》）范仲禹妻（《黑驴告状》）和萧太后（《雁门关》、《探母》）等角色见长，比他演正工梅派戏如《穆柯寨》、《天女散花》等更见功夫，但这已是后话了。

介于票友和演员之间的吕正一

继看魏莲芳之后，我还看过一次由北京“特邀来哈，首次公演”的老生吕正一。那是他第一天打泡戏：《探母回令》。大约也是在1930年。

吕正一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后来向父执中的顾曲家请教，才知吕原是北京的票友，艺宗谭派。那一次他演《探母》很卖力气，嗓子也好，只是记不起有什么特色了。印象最深的乃是他的扮相，脸不傅粉，红得怕人（在我的印象中，吕扮相甚不及原春阳友会老生名票陈远亭，我1929—1931年看陈的戏最多）。直至后来看到谭富英的戏（那大约是1932或1933年，谭在杜丽云班中与杜合演



《御碑亭》)才体会出吕这样扮戏乃是最正统的老生扮相。

1933年冬初,我住在北平东城。有一晚家人都出门了,饭后无聊,便独自出去看戏。偏偏那一晚吉祥戏院无戏(事先用电话询问过),我就跑到哈尔飞戏院(今西单剧场),心想不管什么戏撞进去看了再说。不料大轴戏又赶上吕正一的《探母回令》,这次印象好像不及第一回,只记得姜妙香的杨宗保“扯四门”一下场便有人“抽签”,纷纷离座。其他情况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从那次以后,二十年来我再也没有看过吕正一。五十年代初我在原燕京大学任教,不时到张伯驹先生在城里家中举办的一个业余京剧社去玩。有一次赶上正式清唱,从上午九时到中午,一连唱了好几出戏。其中有一位留着花白胡须的老者,头戴瓜皮小帽,顶上一个小红疙瘩十分醒目。他正襟危坐,规规矩矩唱了一出《探母》(至“见娘”结束,我记得由包丹庭先生串演余太君)。唱完之后,我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便悄声问伯驹先生他是谁。伯老郑重其事地把我介绍给这位老者,并对我说:“这是谭派名票吕正一。”此后我在伯老处再未见到吕。现在又过了三十年,伯驹先生已成古人,想来这位吕老先生也早已谢世了。

说来有趣,我一生听过三次吕正一,却自始至终只有这一出《探母》。由于我没有再向张伯老问过此人下落,究竟吕会多少戏,是否算正式下海,我至今也不知道。

雷喜福的全部《雪艳娘》

我在哈尔滨所见第三次京角演戏是雷喜福主演的全部《雪艳娘》,这大约已在1932年,不久我就随先祖母与全家人关了。这次戏最过瘾,印象亦最深。雷前扮莫诚,“替戮”一场不免过火;后扮《审头》陆炳,则苍劲老辣,确有足多。及回京津,又屡看雷此戏,始知其所演近于老路,有刘景然、贾洪林遗风,而与余叔岩、贯大元之